

國際編譯社國際問題叢書

# 世界和平建設問題

彭文凱主編

民國三十四年七月  
國際編譯社出版

# 人類需要四大自由

羅斯福

羅斯福總統三十一年聯合國日演詞如次：

本日值此國旗日，吾人慶祝聯合國家宣言，亦即爲一偉大之同盟，致力於擊敗吾人之敵人，以及建立以人類自由爲基礎之真正和平，今日墨西哥共和國與菲律賓共和國亦加入吾人之集團，吾人實歡迎此等英勇之民族加入爲自由而共同作戰，人類共有之四大自由，乃人類所需要之要素；正如空氣日光麵包與食鹽等之不可須臾或離，剝奪人類所有此等自由，則彼等必將無法生存，剝奪其一部份自由，則其一部份必將趨於萎微，如以全部而大量之自由供給人類，則人類必需踏入新時代——人類最偉大之時代，此等自由乃人類應有之權利。

不論其種族信仰及居住地域爲何；均有享受此等自由之權利，此乃彼等長久保有之遺產，吾同盟國家有其力量與人力，終將保證人類此一遺產之安全，信仰人類共有之四

世界和平建設問題

大自由，即信仰人類生而自由，乃吾人與敵人間之主要分野，此種信仰促吾輩同盟之絕對團結，以反對吾人所憎恨之罪惡，吾人之力量即勝利之保證與泉源，吾同盟國家深知吾人之信心不能爲任何人或任何力量所擊破，吾人並深知被敵俘虜沈默無言之億萬民衆，亦具有同樣之信仰，吾人茲欲一問仍在納粹壓迫者控制下之德國民衆，是否寧願接受希特勒『新秩序』之機械化地獄，抑願獲得言論與信仰之自由，並免除一切窮困與恐怖乎？吾人更欲一問爲野蠻殘殺之軍閥所蹂躪之日本人民，是否寧願繼續被人奴役與流血，抑願獲得言論與信仰之自由，與免除一切窮困與恐怖乎？吾人又欲問其國土已受軸心侵略者沾污與劫掠之勇敢而未被征服之民衆是否寧願對征服者屈膝，抑願獲得言論與信仰之自由，並免除一切窮困與恐怖乎？吾人深知彼等將如何回答，彼等亦自知應如何回答。

吾人深知生而自由之人類，決不永遠忍受高壓者利刃之脅迫，聯合國家刻正自高壓者手中奪取其利刃，彼等奪得利刃之後，即可消滅此等暴君，無恥之暴虐政治已成過

去，人類皆向光明邁進，余將以對君等宣讀爲本日之聯合國家而作之祈禱文，以爲演詞之結束，吾自由之上帝乎？今日吾等誓以身心生命貢獻於一切自由之人類，請助吾人擊敗暴君，使此等奴役一切自由人類與國家之暴徒無所施其技，請賜吾人以信心與諒解，愛護爲自由而戰者，視彼等如吾人之手足，請賜吾人以友愛之希望與團結，不僅於此艱苦作戰期間如此，在未來之時日亦復如此，此友愛爲全世界所共有，並藉此而團結全世界之人士，吾人之地球僅爲大宇宙之一小星球，然如吾人能擇得其一不爲戰爭飢餓或恐怖所困擾，不爲一切無意識之種族或理論上之差異而離散之星球，則吾人必能達到世界大同之目的，請賜吾人以勇氣與先見之明，俾自本日始執行此一工作，則吾人之子孫或可列於覺醒人類或其靈魂業已進步之人類羣中，請賜吾人以智慧與想像，俾認識人類精神之偉大，此偉大之精神因求達到短促生命所不能及之目標，而長期受難與忍耐，請賜彼爲信師而獻身者以榮譽，請賜吾人爲信仰及拯救保衛淪陷區域與人民之生存者以榮譽，請予淪陷區之受難人民以忍耐心，請予叛逆者以憐憫。



## 世界和平建設問題

請予吾人以智力及勇氣，掃清世界之侵略及弱肉強食之殘舊與卑惡主張，尤要者請予吾人以永久友愛之心，並非空言之友情，且爲實在之友情，吾人均爲大地之子孫，請予吾人以此項簡單之常識，苟吾人之兄弟有受壓迫者，則吾人如身受之，苟彼等飢餓，吾等亦如身受之，苟彼等之自由被剝奪，則吾人之自由亦不安全。請予吾人以共同之信仰，卽人類應知生命及和平之可貴，應知正義自由安全機會平等之意義，不僅應在本土內盡力行之，且應在全球奉行之，今吾人在此項信仰下，勇往邁進，淨化世界「阿門」。

# 世界建設計劃

畢素士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和平更感接近，許多與戰爭有密切關係的美國商人開始恢復了。他們回憶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止之後，多少戰時繁榮的城市，居民都爲鳥獸散，一時感懷涼冷落。他們知道現時戰事達於頂點，美國每年可以化費九百萬元，但於戰事結束兩年以後，軍費至少須減至二百萬萬元。

美國商人明白戰事結束之後，至少有一千五百萬工人和運送軍人需要尋找新的職業。戰時的汽車和冰箱，和戰時不能製造的數千種商品的工業，都是急需工人的，但能夠容納這樣多的人數麼？美國商人回顧第一次世界大戰，深感此次大戰，較前次的影響至少大出七倍之多，上次世界大戰的惡影響，至一九二〇年即開始發生。記得一九二〇年和其以後數年情形的人，即知道在戰事未結束時計劃和平，與珍珠港事件未發生時計劃戰爭有同等的需要。和平沒有計劃，其害比戰爭更大，它可以破壞全世界農工商人的

生機，在大衆中產生革命的災害。

爲防止此種不幸事件的發生，第一步須由聯合國解除侵略國的武裝，同時使新納希特勒和新的墨索里尼不能再起。故需要侵略國的人民在「精神上解除武裝」產生一種世界經濟環境，使他們能夠自己掙脫苦境。

商人腦中存有戰爭的恐怖，即不能計劃將來，這是自然的道理。故最重要的，是聯合國約法應具備一種機構以保證「恐怖的掙脫」——國際和平法。國際和平法庭和國際和平軍。如果任何侵略國準備重建軍備，應立刻制裁以儆效尤。如果經濟隔離尚嫌未足，則國際和平軍應即刻轟炸侵略國而毫不顧惜。

爲防止全世界失業潮起見，聯合國也許可以設立一個投資公司，在其指導之下，一切公私資本，都可用作全世界建設之用。如果不必政府的財力即可遏止失業，則此種投資公司即不必要。但戰後情形特殊，政府應大規模投資以防止資本主義制度的突然整個崩潰。這一點不一定即是削減私人的主動，反之私人主動性將予增加。

在進行此種投資計劃時，首先應舉辦寰球航空網。我認為航空線可以保護世界和平。寰球航空網可附設聯合國和平軍航空隊。我認為等到侵略者發動時再成立空軍，其耗費必大，空軍人員一時亦不敷用。戰後受過軍事訓練的青年，可當國際航空網的天使和地面工作人員。在平時，國際航空網則僅屬商業性質，運載旅客和貨物。

此項國際航空事業，原為保衛和平而設，故亦不必求其與平常商業一樣能夠經濟獨立，聯合國津貼國際航空事業，較維持備而不用的空軍，無論如何必節省費用甚多；而此種航空事業亦可避免平常商業上的危險。室軍和商業性質的航空合為一體，收效必能宏大。

這種津貼，美國已經有數種補助。美國內戰結束之後，政府曾對鐵路予以津貼。另外一種就是津貼商務的發展。此外就是津貼航空郵政，此事使我們戰前的航空有偉大的發展。

為次大戰結束之後，聯合國必有大規模的飛機建造計劃，無疑的，戰爭中剩餘下來世界和平發展問題





另一條同樣的直線航空線，由南美洲的南端起，飛至巴西，從此再飛渡大西洋至達喀爾，然後沿非洲西北岸至斯堪的那維亞各國和蘇聯北部。還有一條路線，由南非洲起沿非洲東岸至亞丁灣，再飛經阿刺伯至印度和中國。

此外還有一條路線可從西部歐洲至土耳其，印度，荷印以達澳洲。其他可能的路線，即飛過北極——蘇聯飛行家曾於數年前採取此線，由莫斯科出發飛至美國。從莫斯科又可飛經冰島和加拿大東部至美國。除飛渡大西洋的航空線之外，還有許多飛越陸地的路線。

因軍事理由而由政府大規模津貼的國際航空事業，應該能夠以極低的代價運載旅客和某種貨物。空中旅行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雖是間接的，但是普及的。當人們到東方旅行的時候，有經驗的即會發生利用世界資源的野心，他們會起而領導，作各種新工業的計劃。

新航空站的成立，可使目前人口稀疏的區域頓時繁盛起來。小市鎮工廠與農村電

世界和平建設問題

化」合起來，又可使人口不會太集中於大都市，這是容易見到的事。戰後的航空事業，對國內和國際的經濟，將無疑的發生巨大的影響，熱帶、南美、非洲和西亞利亞的人，勢必急劇增加，和十九世紀的美國一樣。

下一代的男女青年都有航空的頭腦，其程度將爲他們緊貼在地面的長輩所不可能做到的。未來的教育課程，也許包括到外國作空中旅行一門。在和平未實現以前使聯合國人民具有空間的頭腦，較德國在戰前使其人民具有空間的頭腦重要得多。

將來成爲航空商業的勁敵的，恐怕是公路運輸專業。我們美國人有經驗可認識公路的意義，因爲我們的汽車和載重汽車，已於過去三十年中在運輸上發生巨大的革命。

我們有一種偉大的公路計劃，二十年來慘淡經營，現已將近成功，即一條九三三〇英里的汎美公路，由美國狄撒斯州拉利都地方直達南美阿根廷京畿。這一條公路，被公認爲美洲的「生命線」，爲西半球各國合作精神的紀念碑。

自美國邊境至巴拿馬運河未完工的一段，現因軍事需要正加緊趕工，墨西哥政府不

需外來的財政和技術的協助，已經築成適合於各種氣候的公路九百三十英里，故在墨國境內，未完成的僅有七百八十英里，其中三百六十英里為乾氣候的公路，其餘四百二十英里為完全不能通行的路，包括經過墨國南部山間的二段延長線。

中美六國共有適合多種氣候公路九百九十英里，未完成的還有八百七十英里。在這六國中，危地馬拉為唯一完成其公路的一國。尚有八百七十英里沒有完成，包括由巴拿馬運河至巴拿馬與哥倫比亞兩國交界處的二百二十五英里。此段雖是森林，現在不能通行。

在哥美，築成的已有四千九百八十英里，僅有七百八十英里尚未完成。最困難的一段，就是厄瓜多爾境內的三百二十五英里。

汎美公路由美國向北伸展，經過加拿大以至阿拉斯加的腓爾班克斯附近的大三角洲，此段現已告成，由陸軍使用。自英屬哥倫比亞的道松河開始，新公路共有一五三〇英里，自大三角洲至腓爾班克斯一百英里，自道松河至國際界線的甘草山八百八十英

里，美國境內二一〇〇英里，從巴爾的摩城起，經內盧及至阿拉斯加之腓爾班克斯，共長一五、八三〇英里。

最後，我們還希望由腓爾班克斯延長至白令海峽，再建一條通過西伯利亞的公路以與西歐連絡。

我們的主要目標，即凡美公路的修築是經濟的。新修的公路與國際航空路線有密切的關係。在某些情形之下，我們可沿公路設立航空站，經營同樣的業務。

運輸的改進，將成為開發世界各未開發區域資源的鎖鑰。我們從此可期待各該區域的歷史的開展，可期待各該區域今後五年的歷史與我們過去五年的歷史媲美。

美國的開發西部，為歷史上的大戲。戰事結束之後，鐵路通過中部草原，農牧人、礦工、城市、和移民定都聚而前來。俄國的開發更形亦是同樣的情形。從前，大部西伯利亞只是一片荒涼，那裏居民不過是愛士企庫人，牧人和游牧的政治犯而已。西伯利亞陸地面積大於美國三倍。當時人口不過一千二百萬人。現在，該地人口已增至



四千萬，新城市如雨後春筍，大規模的發電廠，鋼鐵廠，都依照龐大的新工業制度而建設。農場上的曳引器是成千成萬的。

美國和俄國的前例給我們一種暗示，即中國和拉丁美洲等區域都有作同樣開發的可能。中國有煤，鐵和其他主要工業的資源，但首先必須改良農業的生產和運輸。中國需要更多的資本，但更需要的是技術的指導，使她能夠有效的利用其資源。也許聯合國能夠給予大部分的協助。

另一有發展農業可能的地區是美洲的大西北——包括阿拉斯加，加拿大西部和美國西北部。此區域富有木材業和礦務，因戰爭的需要又添了造船業，鉛的開採和飛機製造。和平實現以後，汎美公路和其他新運輸路線，將奠定再向前發展的基礎。而水力充足，亦是發展多種工業的機會。

現代商人最理想的境界，恐怕是自拉丁美洲至南端的一大片土地，古克公司發見巴西最有開發的可能，已派遣經濟考察團前往作實地調查。戰事已使巴西工業突飛猛進。

現在該國正建築一個五千萬元的鍊鋼廠，利用巴西生產的廢棄鐵礦——世界最大的鐵礦。

整個拉丁美洲都有發展的機會。森林的培植，土壤的保護，都需要許多國家的力量，阿根廷希望進一步的工業化，吸收本國剩餘的農人和農產品，烏拉圭希望發展水電工程。巴拉圭希望將其農業現代化。玻利維亞恐怕戰時市場使其錫礦和鑛於數年後即告枯竭，故希望發展多方面的生產。智利對其銅和硝酸鹽的產量，亦有同樣的顧慮，故亦希望作多方面的生產。祕魯出產煤鐵，可以發展鍊鋼工業，但她缺少勞工。厄瓜多爾希望獲得加拉巴哥斯羣島外面兩個海洋潮水接觸處的漁區。哥倫比亞希望改良農業，使全國不必專靠黃金和白金，委內瑞拉同樣希望發展農業，使全國不必專靠油產。墨西哥希望建築鐵路公路，發展水電工程。中美洲各國和加勒比海中的島國，希望發展新式農產，包括橡皮，金雞納樹和呂宋藤。

這不過是各未開發區域戰後的數種可能計劃而已。此外，戰後的歐洲損失重大，亦

極需要整理的工作。

最重要之點，即爲計劃的本身能夠自己償清債務的程度，就廣義上言，款項用於建設國家的生產力，結果增加還債的能力，則由政府負擔亦可認爲是自己償清債務。但許多計劃是用腦力的，故尤須以狹義來解說「自己償清債務」一點。

田納西河管理局的經驗，使我們明白有細心的計劃和技巧的工程，是可以獲得成功的。田納西河的實驗開始於十年之前，結果獲得驚人的成功。田納西河管理局的計劃係根據一種理論，認爲公共企業應幹些工作——由於修濬該河，使人民得益，如電力、防水、航行、公共娛樂等等。可是同時亦根據一種理論，認爲這種公共活動，亦是對私人商業的一種鼓勵。這兩種理論已經有事實的表現。在這區域之內，現在已經有約二百家製造廠，都是受田納西河管理局的鼓勵而成立的。田河管理局經濟狀況甚佳，前途亦甚光明。我們從數字上即可看出，田河管理局的投資總數，在三十五年之內即可本息還清。

由於田河管理局和其他地方建設計劃的經驗，我們知道其他地方如遠東，南美，和非洲，如果農業與工業的發展能夠平均，其成績更容易顯著。但田河管理局的經驗，其主要的價值，在於對其他國家示範，在一方面，我們不願以舊式的資本主義，榨取外國的資源；在另一方面，我們不願耗費自己的金錢於全世界上而對其用途不加以考慮，或直接間接能夠獲得任何利益。

美國有些求實際的人物。深信我們「知道怎樣」幫助貧苦的民族，於是從教育、手藝和文字入手。如果美國的傳教士勿堅持其「知道怎樣」的成見，而與聯合國的投資公司合作，着手於防水工程，航行計劃，墾荒和農村電化等工作，則將見半個世界即會繁榮起來，如我們十九世紀時的突飛猛進一樣。

新時代的傳教士，如果希望他們的理想實現，必須把握着這個大機會，與政府合作，從私人方面發起此項運動。機會都擺在那裏——和美國的發達同樣的實際而辦得到。